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劉義慶

撰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對雞

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

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

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廉者

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

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

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

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

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居縣素信為長者。

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

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后本

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好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好者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好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好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妬婕妤好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好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素隗妻後漢書素安傳曰隗字次陽馬倫是季

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今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鄰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遊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與文為辭宗融為

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

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

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

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

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

無子。興平中喪亂。為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大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

下。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值侍。並是昔日所愛

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

竟不臨。魏書曰。武宣下皇后。瑯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

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德。行。

云云卷上姓
小卷本邪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列女傳曰：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躡妻。穎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躡既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略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

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任至領軍將軍。陳留志名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清真守道，動以禮讓。仕魏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奇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為友。任至河內太守。奇

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

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

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婦云：無憂，桓必勸

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

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

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

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謂

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婉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

王云得婦如此故
官耐其奇醜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選

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既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

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略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道不定。中道還取絝，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恩息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

王云惜不載其書

云云高識至此幾可上馬宜王對付

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也。曾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滅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

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

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胷懷與語。便無所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

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

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如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

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丈夫不能

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雄。魏氏春秋曰。王

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死。

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

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

臣字詎是孝

讀史至王章

母未嘗不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二

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

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

王業。號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

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

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寸及無有。

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

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

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傳。賜于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此語既謂其正直。復云。因沈業申意。何其相反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

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

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

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

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

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

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

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

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壽雅

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侷仰。嘗與
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
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
濤未仕時。戲之曰。思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
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

李氏名婉。字淑。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

賈氏譜曰。郭氏名。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

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

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

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

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救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

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

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晉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

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夫人。充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

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

士說南

卷五

九

肯還謬矣。且郭槐疆狠。豈能就李而為之拜乎。皆為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中夏名。

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

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

俊忠。瑯邪人。初趙王倫封瑯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

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

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

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意出則自裁。按諸書皆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

云駁是

裁。甚乖謬。日倫秀兇虐。動外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

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

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

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

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

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大康初。平吳。自許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

世說補

卷十五

劉云方幅者四面
為得一様也

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

家修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

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

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

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

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

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和。嘗忤觀。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

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

譜曰。鍾夫人。名琰。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

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

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

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

劉云兩婦著書

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

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為

姊妹。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

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

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

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俚宿。于時冰雪積日。俚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俚母湛氏語俚曰。汝但

通云富貴可致。此髮不可為也。

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一作

影也。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

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

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俚追送不已。

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俚猶不返。逵曰。

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俚迺返。逵及洛

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俚父丹。娶

新塗。湛氏女。生俚。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俚。使交結勝已。俚少為尋陽吏。鄱

陽孝廉。范逵嘗過俚宿。時大雪。俚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

世說補

卷五

七

王云註顧榮下有刊落

去。侃追送之。達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達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暉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暉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暉亦簡之。後暉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劉云真陶母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還。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鄂陽西南一壑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徒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温

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

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温平蜀。以李

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云何其傾吐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

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兎希官。遂奔

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

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

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

京口。聚眾事。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

敗。為溫所誅。將戮玉臺。日友。字惠彥。司空冰第

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譜曰。

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徒跣求進。閹禁不內。女

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賊。不。宣武笑曰。督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

書曰。

言足短不能
回人而行明
宅然子婦稱
子不以為恠

五六此直妒耳何
足稱賢

劉云詔悉世情可
以有省

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
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

不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惜也。郝曇別傳

日。曇。字重熙。鑿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王家
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見二謝傾筐倒庾。二謝。見汝輩來平。平。汝可

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下鞠。見古

範之。母之外。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

孫也。別見。下鞠。見古

物。世說補 卷五 一四

桓車騎不好箸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

冲娶瑯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

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箸之。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

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

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

謂公有女子風致，覺撒之俗。

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

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

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

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王江州夫人語謝道：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

妹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云此豈女弟待註誤矣妹當

世說補 卷五 一四

乃簪髻素禱。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

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

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滯口。

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

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

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

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

無所解。可謂書籠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妹。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荅曰。王夫人

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

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

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

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荅曰。髮白齒落。

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

太常卿。繪之仕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下鞠是

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

日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眾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前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為俾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暎。南史曰。暎字四

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敬業東海剡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排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排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觀此文。于

是閣筆。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

綠衣乘簡者。謂之參軍。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

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

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

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

處。為笑謔之具。妾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

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降柳潭。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

擢拜中書。以貪悞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

聞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

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

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

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

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

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

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

甲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婿同時俱

在政府。又不應婦翁甲體于女婿。則載妻為忠

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相抵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

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

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

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

為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

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令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

如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

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黃巢曹州冤句人。初依尚君

長為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

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

祖姊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

事。可否當自決。脚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如何為

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云。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

擊。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如一。未等而天。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丸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存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誠怪其無徵後數年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在陳榻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矣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燒桐以爨邑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曾經會稽高遷亭。見屋

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

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

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

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

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鄘以下。無讖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亂。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怨。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序。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衛遂瑗。史狗。史鮒。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我聞之也。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猶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日。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謹。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

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涿用

水經注曰江水上至微

弱所謂發源

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

濫觴者也

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

淬乃言雜涿水

涿水出廣魏涿縣西北

不可用取水者捍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涿津覆水遂以涿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

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刃劍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

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

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

既無一言直最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

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

荀試以校已所涿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

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鍾律之器自周之末

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

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

荀勗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時故鍾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

劉云蘇並知勞而
不與心異邪

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短，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成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箸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

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

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青烏子相家書

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

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歎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

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

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毋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

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

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

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大將軍云。君厄擇勝。時人咸言涼管不及。

乃復委罪於樹木。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

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

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

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鬲縣。從事言到臆。督郵言在鬲上住。

世說新語

卷之五

三五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昇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

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二十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為之邪。曰。道塗兒童都唱此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

古今事考

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

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楊太真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

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

州薛滿。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

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真滑州匡城人。博學。晚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

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

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憶乃汲一甌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
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譖貶崖州司戶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五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

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

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

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救奩戲傅玄彈碁賦叙曰漢成帝好蹴鞠劉

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碁今觀其道蹴鞠道也按玄此言則彈

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

精王云如此駁皆極

為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典論常自敘曰

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

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碁能用手中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

巾角拂碁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

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

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

扶持之樓即積壤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

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錄

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

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

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措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明。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

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曷以寶劍付妻。會

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

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劔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

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

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

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

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

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達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達。異之。以兄

女妻馬。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荇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詭。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讓

我乎。負石自沈於廬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畫也。贊也。賢皆為也。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荆

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

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印。日。一作月。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為手談。博

志曰。堯作圍碁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碁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

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

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

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益。實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

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象賢。非無

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材。婉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駭驛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

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

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

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

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印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寵禮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頗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京州三時有以貨得

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遼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

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

夫論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
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
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戾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媯
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
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
視聽兮。近習乘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
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
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信信。安危
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施。積
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
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
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秉理雖死
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憂北堂上。抗
辭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羊陟。謝承後漢書曰。羊
此是命矣夫。受俸嘗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卧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屨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

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不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王丞相常懸一塵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灑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真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王云何器小乃尔
表虎所以取為伍
也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甲與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

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還下車呼其兒

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

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語之曰百人高會

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

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

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鵠斃

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

王孝孫初為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

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

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

時泰山胡毋

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傳暢。晉書曰暢字世道

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

入侍講東宮為秘書丞尋没于石勒勒甚重之

以為大將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

軍右司馬河東裴遐共

齊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

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

便就馬廐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

世說補 卷六

劉云此纖悉曲折
可尚

護軍大驚。卽與孝孫長假。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
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
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
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
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
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
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卽同載詣撫軍。至門。劉
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
妙選。旣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孰
宰爲理窟。卽用爲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

趙悅子。

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悅子
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

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
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
鄉選。反違之邪。

羅君章為相宣武從事

舍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舍為部從事相温臨

州轉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

中興書曰尚為建武將軍江夏

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

相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

相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

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相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下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

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下語曰我

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

人祖嶷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

間意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

官至鎮西將軍

王僕射

儉也

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

麻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

也

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

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淶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

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

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

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

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

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王深相倚仗。嘗於齋

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

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

世說補 卷六 十一

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住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賢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

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

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在不疑。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韋綬在翰林

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夏

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疾。故不極其用。

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為賢妃。六官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

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綱字文明。少有奇志。好

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綱以文

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

守道敦篤。就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

士。為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

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

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

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昨庶安否。廉察

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

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床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扞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為尊。每觀

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

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觀卿詞學，臨軒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錢文僖守西都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幼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傲異之，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謝希深魏明之甲吳紀聞曰：謝州卒，謚文僖。其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羈，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

歐陽永叔東都事略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歐陽

之子，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羈，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

之子，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羈，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

之子，景初、景溫皆為名儒。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希深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

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陰

晚花幽草，虧蔽曠野，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

輿以行，峭崿斗甚，則芒屨以進，抵峻極上院，噴

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跋望，謂非插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馬邑，居樓觀人物之踐，視若蟻壤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請盡東峰頂，夕宿頂上，

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頓

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崧

輟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

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忽

世說補

於烟霽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厨
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輝清波雜志曰。文康公既貶漢東。王
文康公嘗代為留守。一日。許幕客多遊。責曰。君
等自此。冠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况其
下者。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
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
動。四座
偉之。

任誕上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任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慚色。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

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即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毛公注曰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造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

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

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嘯畢。便去。或問

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

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

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

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若無

人。楷哭泣盡哀而還。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

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王云豈可以嗣業
得中此言何可
也

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

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

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通問。故譏之。

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

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醉。劉氏譜曰。和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和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王安豐穎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為三司

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

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

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

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

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

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

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褌也。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以爲達也後成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

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也竹林七賢論曰成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

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暘人爲之歌曰山公時

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苦無所知復

能乘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

兒高陽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茨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

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

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

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

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

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

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

道，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濟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個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任至司徒從。

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辦作素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素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擣蒲，失數百斛，米求救于表，耽就在艱中，便

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素形勢呼

祖擲必盧，維二人齊呼。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

日。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母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為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

擲。自欲壞非一。和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

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胡母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搢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

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劉道真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暘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

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儻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修曰為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

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

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眾人無言阮

遙集時為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

與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榼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世時人貴其曠達

云季鷹此意甚欲破世間噉名小謂忘名乃令

至云此故有駁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為胡母輔之所知。太

興未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鑿側取醉而去。温嶠素知愛卓。請為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談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

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為賀氏。父劭。吳中書令。

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秉節高舉。元帝為安東王。循為吳國內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

曰。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請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顛無作色。有司奏。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免。顛官。詔特原之。

達人先須去
顛謝鯤何乃
為達

千里一曲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

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又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

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

間為洛市肆工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鵠鶴舞甚佳

尚類之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

彈琵琶作大道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

劉云太真賭身奴

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

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

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備朗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下壺別傳曰壺正

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

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

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

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

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按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

王云為平計誠無喻此

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無所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美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

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達。周祇隆安記曰。王

興。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為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

王云大無賴

在會稽略少醒日。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

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

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

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麟。張素聞其

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

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

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正

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

書墓還。謝氏譜曰。謝哀。字幼儒。陳郡人。父衡。葬

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

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明帝

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蒙
 憐共遊新亭蒙欲招尚尚先以問憐曰計仁祖
 當不為異同耳憐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
 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馬其
 此加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六



